

佩尔丕酿，同西班牙接壤的法国边境的一个城市。刚认识的这地中海文学中心的朋友问你有没有乡愁，你断然回答没有，说早已割断了，一了百了！饭店对面的广场边，一家卖糕点和冰淇淋的小店开张典礼，张灯结彩招来顾客，还有个铜管乐队在使劲鼓吹，很快活的音乐。一个小老太婆在跳当地的卡塔兰民间舞，南方人的热情和他们带大舌音的法语都让你觉得亲切。

这初夏带上节日气氛的夜晚，加上铜管乐的欢快，也在庆贺你的新生？你终于赢得了生之喜悦。餐馆的老板也拿本书来请你签名，说是他老婆爱读小说，想到中国去旅行，你笑了笑。

你是再也不会回去了。那怕有一天？有人问。不，那不是你的国家，它只在记忆中，变成了一个暗中的源泉，涌出种说不清的情绪，这就是你个人独有的中国，同那国家已毫无关系。

你心地和平，不再是个反叛者，如今就是个观察家，不与人为敌，谁要把你当成敌人，你也不再顾及，所以回顾，也是在沉静中一边思索，再前去何处。

你不知当时怎么把这张照片夹在一本书里带出来了，他消瘦，光个头颅。你审视这张还保留在手头的老照片，有点发黄了，三十多年前在那个称之为“五七干校”的劳改农场拍的，你想从他的目光中悟出点什么。他扬起个刮光了脑袋，像个葫芦瓢，自诩为囚犯，有种傲慢，也许因此才拯救了他，没真垮掉，可如今这分傲慢也全然不必要了。如今你就是一只自由的鸟，想飞到哪里尽管飞去。你觉得面前似乎还有片处女地，至少对你而言是新鲜的。你庆幸还有这种好奇心，并不想沉浸在回忆里，他已成为你的足迹。

把此时此刻作为起点，把写作当作神游，或是沉思或是独白，从中得到欣悦与满足，也不再恐惧什么，自由是对恐惧的消除。你留下的这些不孕的文字，让时间去磨损。永恒这对你并没有切身意义，这番书写也不是你活的目的，所以还写，也为的是更充分感受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在佩尔丕酿，早餐后，窗下车辆驰过，街灯乳白的圆灯罩上便有一道光亮影子从球面滑过，还来不及看清是什么样的车，那光影瞬间即逝。这世界那么多光和影子，同样也都会消逝。你玩味此刻的光影，就该把这他也作为光影来玩味，便会有一点诧异，啊，这一闪即逝的光影！

多么美妙的音乐，施尼特克，你此时在听他的协奏曲第六，飘逸的音响中，生存郁积的焦虑飘逸升华在很高的音阶上，琴弦上的长音犹如光影一划而过，便得到宣泄。你同时代人施尼特克，无需去了解他的生平，可他在同你对话，划过 的每一条音，在琴弦的高音阶上又唤起和弦的回响。

窗外是初夏明亮的阳光。这东比利牛斯地区的佩尔丕酿市，八百年前有过个城邦宪法，主张宽容、和平与自由，一个接纳避难的城市，当地的喀达兰人引以为荣的“八百年的民主与自由今天正受到危胁”这城市八百年大庆专刊上的社论这么写道。

你从未想到有一天会到这里来，更别说有读者找你签名。一个小伙子请你给他的女友在书上写句话，说是这姑娘有事来不了。你写下一句：语言是个奇迹，令人沟通，而人与人却

往往沟通不了。但后半句没写，你不可以随便乱写，糟蹋别人的好意。你尽可以自我玩弄，却不可以随便玩弄语言。

音乐想必也如此，没必要的花俏最好抹掉。施尼特克找寻的正是这种必要，他不用音响来炫耀，用得很节省，留下那么多间隙，每个句子都传达真实的感受，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你得真有可说才说，没可说就不如沉默。

一辆一辆车的光影在球面的灯罩上划过，街那边是梧桐树和棕树，一个安静的小公园。这是法国梧桐的故乡，这种梧桐插枝就活，差不多已遍布世界，也进入到你的记忆里，你儿时那城市街道边和公园里到处都有，你头一次亲一个女孩的时候，那小五子就靠在一棵脱了皮光洁的梧桐树干上，也是夏天，比这还炎热。

活着多好，你在唱生活的颂歌，所以唱也因为生活并非都亏待你，有时还令你心悸，正如这音乐，那么一丁点鼓点，很干净，号声就响了。

茜尔薇的那位伴马蒂娜自杀前不久在街上随便找流浪汉带回房里过夜，临还是自杀了，留下的录音带里说她受不了精神病医院，她的死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活腻了便自杀了，这也是个结局。你不知道你结局如何，也不必去设想一个结局。要是有一天新法西斯上台，你就躲到这佩尔丕酿来？要是那时这里也还是一个宽容接纳避难的城市。你不幻想灾难。

说人生来注定受苦，或世界就一片荒漠，都过于夸张了，而灾难也并不都落到你身上，感谢生活，这种感叹如同感谢我主，问题是你主是谁？命运，偶然性？你恐怕应该感谢的是对这自我的这种意识，对于自身存在的这种醒悟，才能从困境和苦恼中自拔。

棕榈和梧桐的大叶子微微颤动。一个人不可以打垮，要是他自己不肯垮掉的话。一个人可以压迫他，凌辱他，只要还没窒息，就没准还有机会抬起头来，问题是要守住这口呼吸，屏住这口气，别闷死在粪堆里。可以强奸一个人，女人或是男人，肉体上或是政治的暴力，但是不可能完全占有一个人，精神得属于你，守住在心里。说的是施尼特克的音乐，他犹豫，在暗中摸索，找寻出路如同找寻对光亮的感觉，就凭着心中的那一点幽光，这感觉就不会熄灭。他合掌守住心中的那一点幽光，缓缓移步，在稠密的黑暗里，在泥沼中，不知出路何处，小心维护那飘忽的一点幽光。说他顽强，不如说他耐心，那种柔韧卷曲，织一个茧像蛹一般装死，闭上眼睛去承受那沉寂的压力，而细柔的铃声，那一点生存的意识，那点生命之美，那幽柔的光，那点动心处便散漫开来……

他门前那棵乌柏光秃的树枝上，霜打过的几片暗红的残叶在风中抖动，那无依无靠的姑娘青春的光泽，溪涧里的潺潺流水，在独木桥上啄食后昂头凝神的黑母鸡，他都怜惜，作为自身的投影，以及那农村水妹子对他的诱感和嘲弄唤起的欲念，也维系他对生命的执着，都令他屏息期待，虽然不知出路在何处，尽可能捕捉住这点滴的美感，才不至于崩溃，并且靠手淫以自慰，如同通过偷偷写作来得以缓解。

还有垫在床板上当年收割的稻草的清香，在水塘里洗过阳光下曝晒后的被单的气息，和那女孩身上的汗酸味，和他勾画她嘴唇上的口红那柔软的快感，以及抓住她结实的胳膊推她出门时碰到那尖挺的奶勾起心中的悸动，他都用来温暖自己，在想像中同她交媾，而且诉诸语言，写在他的书中，以求得精神的平衡。

你对女人充满感激之情，不仅仅是欲望。你索取，她们并非一定要给予你。你无比贪婪，不可能都得到，上帝没给予你，你也不必感谢上帝，可你毕竟有种普遍的感激之情，感激风，感激风中颤动的树，感激自然，感激给你生命的父母。你如今没有怨恨，变得平和了，也许是老了，爬坡便喘气，开始吝啬那原先使不完的精力，这就是老的征兆。你已经在走下坡路，阴风顿起，不，你还不急于走下去，那云雾中的远山，也似乎同你在差不多的高度，尽管走下去，别管坡下是不是深渊，坠落时不如去想远处山颠那一抹斜阳。

在那个小小港湾，突出的岩石上有个很小的教堂，立了个白色的十字架，黑铁的基督面对地中海钉在上面。风平浪静的港湾里，沙滩上，男男女女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一个穿泳装的女人闭目躺在岩石的折缝里。

他们说马蒂斯在这里住过，画过画，阳光透明耀眼，这就是马蒂斯笔下的光线和色彩，而你是向幽暗中走去。

他们开车带你去巴塞罗那，赭红的达利博物馆顶上一一个个巨大的蛋，出这老顽童的西班牙是个快活的民族，满街的人游游荡荡，浓眉黑眼的西班牙姑娘有很高的鼻梁。然后去一个乡间饭店，早先的磨房，你们斜对面的餐桌围坐的是一家人，丈夫、妻子和他们面颊白里透红鲜艳得出众的女儿。眉眼长而黑的这女孩还没充分长开，有一天也会成为毕加索画中那样健壮而肉感的大女人。她坐在父母的对面，躁动不安，想自己的心事，或许并不清楚在想什么，这就是生命，她不知道她的未来，这难道重要吗？她不知道她也会痛苦，或许焦虑也开始醒觉了，乌黑茂盛的长发更衬托出她皮肤白晰，脸颊嫣红，大约刚十三、四岁的少女就已经开始躁动不安，这便是生命之美，犹如马格丽特的痛苦，她也会成为马格丽特吗？

你此刻听到是柯达依的弥撒曲，管风琴中女声合唱。你也有种宗教情怀，人们需要祷告正如需要吃饭需要做爱一样。昨天夜里，你房间楼上那女人叫床，折腾得你也一夜不安。从半夜一时起直到三点多钟，尖叫，喘息，后来又大笑。你不清楚楼板上发生的是强奸还是尽欢，先以为是你床头隔壁，后来听见楼板直响，好像是在地板上做性游戏，或是马格丽特说的那种强奸，那怕是真的，在旅馆的房间里也没有人会去过问。最后你听到了笑声，纵声大笑，都激起你强烈的欲望。而此刻你心境和平，管风琴和女低音与男高音奇妙的组合。

刚才在楼下餐厅早餐的时候，听到的是德语的“早上好”，彬彬有礼，一帮子高大壮实的中老年太太和先生们，一个德国旅游团，自助餐，拿的是整盘的香肠丁、烤火腿片，都吃得很多，并不怕胖。这些太太们是不会那样叫床的，你想。他们吃个不停，很少说话，刀叉的声音很轻。只在靠窗口的桌上有个女孩，对面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吃完了在喝咖啡，两人都没说话，在望街。昨天的好天气变了，地上潮湿，雨已停了。他们不像情人，更像是父亲带经济还不独立的女儿度假，那尽情嚎叫和大笑的也许还在房里熟睡。

管风琴和合唱。旅馆房里都是讲究的旧家具，沉重的橡木桌子，深棕色的雕花衣柜，带圆柱的木床也雕的花。窗外街灯罩的球面没有闪光，街上这会没车辆经过，星期天，快中午了，你在等朋友来车接你去机场，十二点多的飞机回巴黎。

